



# 法國人眼中的中國藝術旅程

法國是歐洲較為古老的藝術國度。Alexandre Ouairy，中文名亞歷山大，雖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國靚仔，但是黃頭髮、白皮膚、藍眼睛絲毫沒有成為他學習、感悟、發揚中國文化的障礙，相反，他得出了一個自己對於融匯中國本土文化的法則，就是「發現中國人不易察覺的自我生活」。這是他來香港進行藝術推介時，對記者說的話。



在中國進行藝術授課的亞歷山大。



物質扭曲了信仰和崇拜

「發現中國人不易察覺的自我生活」是一個怎樣的內涵，這必須從亞歷山大的作品說起。如果仔細觀察他的作品，確實會發現，有時候我們中國人對自我的生活、身份審視，因為太過熟悉或太過習以為常，自己反而不能夠明白周圍的日常元素所蘊含的藝術、人文和反思特點。

## 遊走於中國與中華

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在亞歷山大那裡，卻有着非常深刻的區分。例如「中國」與「中華」，這兩個可能我們自己都沒有認真區別過的漢語詞彙，卻對亞歷山大產生了不同的藝術體驗和文化認同。很明顯，如今的亞歷山大已經是一個中國通，說着一口流利的漢語，能夠熟練運用甚至連香港人都不知道，卻在中國內地非常流行、普遍的詞語。而這一切，都源自於他的藝術審美觀。

他告訴記者，他有一個非常具有「中華古典文化」色彩的藝名——陶弘景。幾乎所有公開創作、發表和流入市場的作品，他都署上「陶弘景」這個名字。亞歷山大特別用中文告訴記者，這個名字是一種中華文化，而非中國文化。對於這種「較真」，記者倍感奇怪。原來，亞歷山大要表達的意思是：很多當代中國人，根本不知道陶弘景是甚麼。典籍中的文化和現實中的文化，經過他的介紹及對其作品的觀察，不難發現，亞歷山大對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區分，是非常嚴格的。中華文化是一個歷史範疇，而中國文化是一個現實範疇。他說，自己的藝術生涯，來自法國社會對中華古典漢學的介紹，激發起他的興趣。已經在中國上海生活了十餘年的他，如今覺得，只有在中國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創作中尋求平衡，才能夠延續其中國的藝術生涯。

## 利益追求的價值藝術

細細觀之，亞歷山大對中國當下文化的感悟，不是空穴來風。曾經在上海讀書的他，如今經營着一家藝術設計和創作的機構。他很直白地說，與自己的中國朋友、中國客戶打交道，他覺得中國人太愛錢。對金錢明顯而瘋狂的渴望，幾乎成為了中國社會唯一的人際準則與處事之道。如此一來，藝術也不能自外於這種社會思潮。因此，亞歷山大覺得，如果只是單純創作一些古典的藝術作品，雖然在藝術上具有超高的價值，但是卻可能難以得到中國社會大眾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歷山大覺得，自己從中華文化中，學到的更多是一種方法。他會運用中華文化中的思維、線條、手法，去闡述當下中國文化、中國人生活狀態的意義和樣貌。而恰恰這些，中國人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覺得，這就是承認利益追求的價值藝術。



《安全第一》

就，依然是亞歷山大引以為傲的自豪感。在他看來，如果法國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文化國度，那麼，這種情懷的薰陶，是自小形成的。每一個人莫不如此。哪怕是在1968年的激盪歲月中，法國人在抗爭中所表現出的藝術氣質，都是那樣令人慨歎。

在中國上過學的亞歷山大，直言中國的藝術培養，只有技巧，只有考試，而無人文內涵。中國當前的學制取自歐洲，卻失去了最根本的人文精神。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對藝術的渴求，其實歷歷在目、遍地皆然。亞歷山大認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酷愛，應當能夠使自己身邊的中國人，更多思考歷史的傳承與文化氣質的培養。

法國的學校，藝術系的學生寫生、外出實踐的時間，佔了絕大多數的時間。課堂的教學，是為了社會實踐去服務的。有人認為，在歐洲文化氛圍中，法國人是最為講求價值理念的族群。亞歷山大坦言，隨着全球經濟的下滑，法國人對藝術、人文的執着，會較之於過去有所變化，但這僅僅只是形式的改變，人們總是試圖在口袋的錢包與胸口的良心中，求得一個平衡，哪怕生活再艱難，經濟再蕭條。

因此，亞歷山大覺得，自己在短期之內是不會離開上海的，也會經常在上海和香港之間上演藝術的雙城記。他覺得，中國的藝術旅程，或許就是一生的時光，第二故鄉的中國，已經是心目中、事業上的一個新的起點。

《安全第一》

## 性愛大師遺愛人間

半世紀前，開放國家如歐美，「性」依然是一種忌諱，它披着朦朧面紗，神秘莫測。到今天，「性」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甚至是晚宴後大家口沫橫飛公開討論的嚴肅議題。人們「性」觀念的解放，歸功於美國一對學者夫婦作出的貢獻。



美國女「性愛大師」約翰遜（Virginia Johnson）上月逝世，享年八十八歲。一九五八年她結識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婦產科教授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協助他對人類性行為進行研究，邀請志願男女做實地試驗。三十年來兩人合作出版一系列傑出書籍，糾正了世人對性愛問題的誤解。

約翰遜出身小康家庭，父親是醫院保安員，她中學畢業後任職保險公司職員，曾做過歌星，與樂隊領班結婚。她二十多歲已經結婚離婚三次，帶着兩個孩子。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她重返校園，在華盛頓大學讀社會學。

當時，婦產科教授馬斯特斯已經研究人類性行為多年。他得到大學基金資助，更獲准進入當地一些妓院，現場觀察妓女們的性反應。可惜，這些學術研究並不全面。他看中了社會學系女學生約翰遜所具備的優點，要求她協助研究。

他們還證實：男性的性器官大小與表現無關，女性可以達到多次高潮，性慾不受年齡限制，老人有性行為屬於普遍和正常。

約翰遜性格熱情開朗，有親和力，足以說服男女生自願參與性行為試驗；她文筆流暢，是校報作者；她曾任職文員秘書，擅長記錄報告。馬斯特斯起初和她上床親自做實驗，後來索性離婚，娶了她。

馬斯特斯夫婦一書風行，兩人即時成為社會熱門人物，經常出現在電視電台節目，解答男女間的床上疑難。一九七零年兩人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同年，再出版《人類性功能障礙》（Human Sexual Inadequacy）。

十年間，兩人研究了近七百名、年齡介乎十八歲至八十九歲男女志願者的性行為表現，利用微型攝影機拍攝他們由性興奮、達至性高潮的過程，記錄了他們體內如心臟等器官的性反應。

從此，那些以前不敢宣諸於口的名詞如：陰蒂、高潮和手淫，突然間成為了公眾討論的話題。

一九六六年馬斯特斯夫婦出版第一本書《人類的性反應》（Human Sexual Response）。為了避免遭人譴責內容猥褻，該書用上枯燥文字和學術辭彙，雖然如此，仍大受讀者歡迎，成為當年的暢銷書。他們的研結果，更推翻了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馬斯特斯夫婦出版的眾多書籍中，一九八八年出的《危機：愛滋病年代的同性戀行為》（In Crisis: 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引起極大爭議。同性戀者批評他們危言聳聽和論點錯誤。

一九九三年馬斯特斯移情別戀，與約翰遜離婚另娶。翌年他退休，二零零一年逝世。約翰遜後來開了一所心理治療中心，為有性障礙的男女解決難題。她上月逝世時，英國報章的訃文稱讚她「帶給人間真愛」。

## 詩歌在旅途 莫言對話阿多尼斯

花白的卷髮、深邃的雙眸、粉紅色的襯衫、黑色的西服，在中國傳統的「七夕」節，83歲的阿多尼斯出現在北師大「『從傷口長出翅膀』：文學在古老東方的使命」座談會上。這位傳說中阿拉伯世界最偉大的詩人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相約，就詩歌的意義及作品翻譯等問題進行了一番交流。



在世界詩壇享有盛譽的阿多尼斯出生於敘利亞一個海濱村莊，早年進行詩歌創作時，他就以古希臘神話人物「阿多尼斯」為筆名。然而，這個相伴他終身的名字卻成為他一生的寫照：走出特定的宗教、民族與文化歸屬，去擁抱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

雖然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出現的某些方言土語和特有的表達方式會給翻譯增加難度，但莫言表示，他會堅守陣地。他說：「寫作的時候還是得忘掉翻譯家，你願意翻就翻，不管多麼難。翻譯家是創造者，翻譯的過程也是再創造。真正有才華的翻譯家是不怕難的，總能找到克服文本中困難的辦法。」

對於詩歌的使命，阿多尼斯提出了他的觀點。寫作意味着探索和提問，他說「詩歌在旅途中」。同時他認為，「現實是極端複雜的，不能簡單地去肯定或否定」。面對現實，詩歌需要同時具備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阿多尼斯在中國早已擁有大批粉絲，僅第一本簡體中文版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自2009年出版以來就已重印了10次，目前銷量超過5萬多冊，這個數字在詩歌界幾乎是個奇跡。

莫言則認為，詩人在用詩歌創造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阿多尼斯的詩集中有一句話說：「給老鼠一根皮鞭，它立刻就會像暴君一樣趾高氣揚。」這就是超越了具體政治的藝術形象，在每個時代裡，不論是清朝還是民國還是現在，我們確實經常可以看到揮舞着皮鞭的老鼠。」莫言說。

雖然粉絲眾多，但阿多尼斯表示，他對中國還不是非常了解，為此，他感到非常遺憾。「穆罕默德曾說過『知識雖然遠在中國，也當求之。』他希望，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更多地探及文化層面。」

阿多尼斯的另一個身份是翻譯家，除了母語阿拉伯語外，他還精通法語。在他看來，翻譯的重要性在於，它構成了未來世界文化最基本的要素。「要了解異域文化，不能僅靠政治、經貿途徑，還應該靠翻譯，特別是文學、詩歌的翻譯。翻譯所使用的語言，可以豐富自己的母語，某種程度還可以改變母語的語言結構。」

莫言說，他特別欽佩懂外語的人，在翻譯過程中有原作者本人參與，準確性毋庸置疑。而在當代中

國詩人和作家中，除了極少數佼佼者之外，幾乎無人能將自己的作品翻譯成外文。「我們現在悔之晚矣，如果退後五十年我們也學一下，現在根本來不及。」